

A stylized, blue-toned city skyline is visible in the background, with various building silhouettes and a few red dots.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a large, black, stylized font.

新加坡之恋

LOVE
IN
SINGAPORE

男人的心就像影子，
是跟着身体走的。

Shi Cheng
著 丞◎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i Cheng

著 丞◎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新加坡之恋

LOVE
IN
SINGAPO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加坡之恋/著丞 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378-2990-8

I. 新... II. 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3502 号

新加坡之恋

著丞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335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978-7-5378-2990-8

定价:22.00 元



第一章 新房客



1

公元一九九九年，似乎一切都沾染着世纪末的那种喧嚣和浮躁。在新加坡工作的林子昊似乎也觉得日子过得越来越沉闷起来。有人说这里是地理上的绿岛，文化上的沙漠。这里终年都是热季，闷热的天气，时常让人感觉就快要窒息。

这天，林子昊正在电脑前埋头编写一个复杂的程序，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Hello, Lin Zihao speaking!”他抓起电话用英语说道，这是新加坡的习惯。

“行啊，哥们儿。”一听那贫劲儿，林子昊就知道那是从北京来的赵军。

“又怎么了？”林子昊不耐烦地问。

“你也成新加坡的地主了，买房子了。”

“咳，这有什么？说吧，有什么事儿，我正忙着呢！”

“想给你介绍俩中国小姐。”

“哥们儿如今成就的是事业，远离女色。”林子昊正颜厉色地回答。

“嘿！我可不是教唆你去追求女色，你说你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



我是想给你找俩房客。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帮你解闷儿。何乐而不为呢？”

“你可别告诉我都是你那些风尘女子，或者什么芽笼的小姐。”

“你看，你看，你都想哪儿去了？人家可都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是在狮城医院做护士的。”

林子昊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

“今晚喝酒去吧，老地方，OK？不见不散。”赵军没等林子昊表示同意不同意，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林子昊端起办公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然后静静地望着窗外这座熟悉的城市。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均流露出繁华与颓败并存的气息，这里也不例外。林子昊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两年多，孤独、寂寞、枯燥和忧郁时常袭上心头。

下班后，林子昊走出写字楼，不知什么时候起，天空下起了微雨。凝望雨丝纷纷落在适才还是滚热的马路上，雨丝尚未掉落柏油地面就已蒸发。天空一径闷炽的红，整条珊顿大道迷涨着一种动物交尾分泌醚味似的氤氲水汽，仿佛整个城市恒久地处于酷热之中。

略显疲惫的林子昊迈进“爱丽丝”酒吧。酒吧里宽敞而昏暗，一排排整洁的桌椅以及古朴而典雅的装潢，流露出传统英式酒吧的遗风。他顺着精致的红木楼梯拾级而上，只见里面光影交错，空气中溢着佳酿的醇香与咖啡的浓香，交织混合，不由得心也随之荡漾，忘记了外面世界的存在。

他来得太早了，“爱丽丝”显得很安静。于是他一人便在靠玻璃窗前的沙发上坐下，望着窗外，珊顿大道一片寂静。雨似乎稍大了起来。林子昊喜欢这种优雅的雨，朦朦胧胧的，如丝如缕，如梦似幻，随风斜飘着。

林子昊抽完了一支烟，赵军气喘吁吁地到了，身边还带了个林子昊不认识的女孩子。“他娘的下雨堵车，愣耗了一个多小时。”赵军看着手表，骂骂咧咧的。

“没关系啦，有什么好着急的。”林子昊也学会了新加坡的那种华语腔调。

“哦，对了，这是琳达。”赵军给林子昊介绍，然后又转向那个女孩，

“这是我同学，林子昊先生。IT精英。”

“你好，林先生。”那女孩声音娇柔甜润，笑容灿烂。

“你好。”林子昊向她点点头，站起来说道。

琳达穿一件黑色无袖低胸晚装，前身下倾，伸出胳膊与林子昊握手。这是个精致的女人，两臂洁白晶莹，香肩柔腻圆滑，雪肤光润如玉，曲线修长优雅。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挺立在胸前的一对巍巍颤颤的乳峰，显示出美女才有的成熟丰腴的魅力和韵味。林子昊不经意地从她那低开的领口望去，只见双峰间一道深似山谷的乳沟，这使他不禁感到心跳口渴。

“请坐，请坐。”林子昊显得有些拘谨。

那女孩倒是大方热情，干练洒脱。刚坐下就问：“你们要喝什么？我去叫。”她看着赵军，又望了一眼林子昊。

“Tiger！”赵军手扬了一下，说道。

“好，你们先坐，我去叫他们送来。”琳达说完便离开了。

“怎么？又换了一个。”琳达刚离开，林子昊对赵军说道。

“嘻嘻，这个世界上，只要是身心正常，就没有一个男人不贪恋美色，也没有一个女人不春心荡漾。看见美色而不心猿意马的男人，那他不是男人；春色正浓而不心浮气动的女人，一定是在她心里装满了某一个男人的身影。”

“行了，你还有道理了。”林子昊掏出香烟，先递给赵军一支，正要拿出打火机，赵军自己就着台上的蜡烛点着了。

“怎么，我给你提的事儿，没问题吧？”赵军边吐着烟雾边说。

“真是在新加坡工作的？”

“咳，咱们哥们儿，我能骗你吗？”

林子昊没再说话，默默地抽着烟。他看着雨珠从窗子的玻璃上滑落，仿佛一帘雨氤遮住了一片天地，有意而无意，飘忽而婉约，笼着一帘幽幽梦意。

“告诉你吧，”赵军突然脸色阴沉起来，“哥们儿我要走了，这鬼地方，不是咱待的地儿。”

“怎么回事儿？怎么说走就走啊？”林子昊顿感疑惑。

“工作准许证被移民局拒签了。”



“又拒签了?”

“这人一辈子,不是所谓求生就是问死,谁也根本控制不了,也不是玩什么天人合一,人家 GOD 根本不带咱玩儿,更不是女人与 Money,得到了也就是这么回事儿。”赵军时常说起话来很冷,一脸颓废的样子,显得很懒散,有时还会发脾气。林子昊向来对他有些反感。

“没别的办法了?”

“这种地儿看来是不能再待了,我总感到从身体到意识已变得锈迹斑斑,我怕自己在不远的日子将会完全成为一堆破铜烂铁,不能回归泥土,只能污染大地。”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我看你回去也不见得是坏事儿。”

“子昊,我不像你啊,你是精英,你是这儿所需要的人才。”赵军使劲儿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向空中吐出一片烟雾。

“行了,什么精英不精英,不就是上班干活嘛!”这时,琳达和侍应生端上了啤酒和酒杯,并在酒杯里斟满了酒。

“来,喝酒。”赵军端起酒杯向林子昊扬了一下。

“子昊,我真的是羡慕你啊,你看你,挺拔俊秀,气宇轩昂。”赵军把酒杯放在台子上,伸手在林子昊的衣服袖口上捻了捻,“你看,一件普通的白衬衣都被你穿得整洁儒雅,一股世家子弟的优雅清淡。”

“哈哈……”林子昊笑了起来,“看你说的。”

赵军和琳达也跟着笑了,但是赵军的眉宇间却隐约闪现着记恨之意。“子昊,不知怎么的,我还是很想念咱们在部队大院儿时的那种生活,英子她好吗?”

“好啊。”

“不瞒你说,我的心里还真忘不了英子!”

“你别胡说了!你身边的女人还少吗?”

“我,我,忘不了啊!”他们就这样没有目的没有边际地闲聊着。赵军不断地喝着,慢慢地有些醉意。

音乐慵懒地流淌在他们中间,林子昊的眼光也开始有点沉迷。他也想起在美国的女朋友——英子。想起在每个无眠的深夜轻易就可以触摸到的那种孤单,想起生活中太多太多的无奈!突然,他也想醉,他大口

地喝了几口啤酒，立刻，就被酒呛得止不住剧烈地咳嗽，全然没有优雅男人的那种从容的模样。

赵军醉了，他忘情地抓住琳达的双手，像溺水的人抓着救命的草。“琳达，我好寂寞！”不知道是酒水还是泪水沿着赵军那有些臃肿的面庞流下。

“这不是有我吗？”琳达搂着赵军喃喃地对他说。

赵军是大伙公认的花花公子，过着林子昊认为堕落的生活。他像收藏艺术品那样在每个城市收藏着他的女人。女人都喜欢他的调侃、他的“坏”，男人都羡慕他的艳福，而作为同学，林子昊以为他是活得最洒脱的人了，总是嘲讽他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寻找不同的灵感。

那天，他们待到很晚。赵军拥着琳达走了。林子昊独自走在午夜的街头，想着赵军的颓废和堕落、想着在美国的英子。身在这异乡繁华的都市，心却格外地孤独。慢慢地，孤独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他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就算心烦意乱，就算恍惚不安，就算繁忙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

城市的夜晚，落寞而悲凉。林子昊一时顾影自怜，内心黯然。

2

在赵军的再三怂恿和说服下，林子昊接受了两个房客。于是，他那三室一厅的新居，一间是他的卧室，一间是他放电脑的书房，还有一间租给了从中国来的护士小姐王丽和陈静。

她们两个算不上特别漂亮的大美女，但却都是眼眉清秀，皮肤白嫩细腻，相貌清纯而优雅，有一种女大学生的气质。陈静的双腿修长，身材苗条，脸盘标致。王丽有一对显得格外丰腴的乳房，她那对上下晃动的乳房，不相信有哪个正常的男人看到她经过不会心里发痒。

刚搬进林子昊的房子，王丽和陈静表现得都很保守，总是包得严严实实的，甚至洗过的内衣都从来就没见她们晾过，林子昊也纳闷儿她们是如何晾干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她们才开始放松了些。由于林子昊的正直和





稳重，以及他对她们的尊重和关照，终于赢得了她们的信任，认为林子昊是个正人君子，没什么危险。林子昊甚至被她们称作“大哥”了。

有一次，她们对林子昊说：“你跟那些新加坡的男人不一样……”

林子昊听了之后只是会心地笑了笑。其实，这世界上的男人都是一样的。男人想得到全部的女人，而女人想得到男人的全部。

这样，王丽和陈静就逐渐变得大胆起来。在家里，陈静喜欢穿露腰的小上衣和短裤装；王丽经常穿的长裤睡衣也换成了吊带短裙。她们的随意搅得林子昊心猿意马、春心荡漾。而且林子昊还发现家里经常挂着她们那些性感的内衣，这更使他感到眼花缭乱，心惊肉跳。有时林子昊总想躲避挂在外面的那些镂空的小裤衩和精致的蕾丝乳罩，但心里又会琢磨，哪件会是陈静的而哪件又是王丽的呢？

晚上，王丽和陈静下班回来，总要穿过客厅去卫生间洗澡，洗完澡出来也只是用浴巾裹着，而且还毫不忌讳地在林子昊的面前走来走去。时间长了，林子昊也就见怪不怪了。

一天晚上下班回来，林子昊正在书房上网，他在给英子回复邮件：

英子，这里又下雨了。南洋的雨轻狂浪漫，而且总是突如其来地令人猝不及防。我常常惊愕于那天地间漠漠无边的雨幕，如郁结着重重的思念。在这种时刻，人特别容易孤独，心里就会想起你。常常一个人，在夜里，仰望星空。我不明白，那浩瀚无比的宇宙究竟可以容纳多少人的思念？那仿如隔世的星辰究竟可以承载多少人的期盼？

每一个斜风细雨的夜晚，我都是这样，拥有一种希冀，独自感怀寂寞。

等待你，是我今夜的梦。

祝你快乐！

子昊

林子昊给英子发完了邮件，正在浏览联合早报的新闻，这时，王丽下班回来了。陈静由于母亲生病住院，请假回了中国。现在，这家里只住着他和王丽。

王丽一进门就往沙发上一坐，显得闷闷不乐。林子昊急忙从书房出来，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并打开递给了她。

“大哥，今天我碰见色狼了。”王丽接过可乐娇嗔地向林子昊说道。

“怎么？他强奸你了？”林子昊半惊讶半开玩笑地说。

“他敢?!”王丽露出一种倔强而自信的神色。

“那又怎么了?”

“今天我从医院下班回来，一个男人愣是从欧南园一直跟着我到了友诺士。我下了地铁站，他还是跟着我，还说要请我吃饭，吓得我赶紧跑回家。”

“嗯，看来是别有用心。”

“大哥，怎么新加坡的男人都这么好色?”

“我想哪里都有坏人，也都有好人吧。”

“不过我知道他们不会来真的，如果报警，会挨鞭刑的。”

“哦，你还挺懂新加坡的法律!”林子昊笑着说。

“当然啦，新加坡号称法制社会嘛!”王丽的脸上显出一丝甜甜的笑容。纯纯的，乖乖的，娴静得如一朵细雨中的白莲。

林子昊从酒柜里拿出一瓶 XO 和两个酒杯，倒上酒，他们边聊边对饮起来。

没想到王丽还真能喝，一人就喝了半瓶，面带红晕，醉眼朦胧。

最后，王丽是真的醉了，但她并不想去睡觉，还请林子昊到她的房间看她在新加坡拍的照片。

林子昊坐在她的床上翻看着影集，王丽坐在他的背后，头从林子昊的肩膀上伸过来，为他讲解。这时，林子昊能强烈地感觉到女人的体香。

然而，他们俩酒喝得太多了，一会儿工夫，林子昊便感到昏昏欲睡，朦胧中看到王丽已经瘫倒仰卧在床上，只见她的吊带裙撩开着，林子昊在懵懂之中情不自禁地将头伸了过去，不知不觉也倒在了床上，昏昏





沉沉地睡着了。

清晨第一缕阳光射进了房间，林子昊极不情愿地睁开了双眼。他感觉头有些发晕，好像在梦中一般。直到他看见身边的王丽，才发现自己竟躺在王丽的床上。他惊慌起来，想赶紧离开，但王丽的单人床毕竟太小了，王丽裸露的大腿就搭在他的身上，一只手还放在了他的胸前。

王丽还没有醒，微闭的双眼更显出她那长长的睫毛，在细长的眉毛下透出秀丽和灵气；乌黑凌乱的长发铺洒在洁白的枕头上，更衬托出她那白皙又有些红润的脸颊；她的嘴唇微张，露出洁白光亮而整齐的牙齿，更显出她的妩媚、青春和可爱。

林子昊不知道他在王丽的床边站了多久，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离开她的房间的，他只知道当时他心跳得非常剧烈；眼前飘游着王丽那浅浅的笑靥、白皙秀丽的面庞……

林子昊没有惊动王丽，便一人开车上班去了，在上班的路上，林子昊突然发现滨海湾的景色是如此的迷人。路边那碧绿青翠的雨树在微风的吹拂下婆娑摇动，叶子上的雨珠辉映着雨后的阳光，晶莹剔透，色彩斑斓。再放眼望去，远处天水一色的海面在朝阳下，或一片碧蓝，或一片金黄，或一片深红，层层叠叠，浪花飞扬，风姿无限。那岸边的椰林，茂密的枝叶上，雨珠闪烁着光亮，缓缓地蒸升着，像架起了七色虹桥，宛如玉女纤细的手指，精心编织后悄然抛出的一条梦的彩带。

林子昊到了公司，工作照样是异常地忙碌，今天他又接到一个新的Project。但在他的脑际中总也挥不去那幅动人的画面。不平静的心百转千回，感觉已是倦倦的。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电脑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仍然不能平静。他怅望窗外，看到远处还有一层淡淡的雾不曾散去。

这时的珊顿大道已开始变得喧闹起来，但街道两边的棕榈树却显得很寂寞。林子昊陡然觉得天色好暗，眼前一片紫色，美丽而冷漠。就这样，林子昊郁闷了整整一天。

又下雨了，雨从昨晚开始，就一直下着，只是时大时小的。林子昊清楚地记得这场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凌晨一点，他还在网上游荡，在回复英子的邮件。他从书房里出来，便倒在床上。那时他仍然醒着，睁着眼睛，雨开始下……

寂静的雨夜，能闻到窗外雨的气息。夜色中传来教堂的钟声。那声音听起来清晰而悠远，声声都撞击着林子昊那思绪乱飞的心情，幻想、回忆、思念交织在一起，每一缕都仿佛牵扯着他身上某些脆弱的神经。他在等待，等待了很久，久到他已经搞不清楚到底要等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等到他要等的东西。

一个人漂泊在外，孤独寂寞偏又遇上这样温柔体贴，清秀妩媚，并且是自己心仪的那种纯情女子，怎么能教他不怦然心动、怎么还可以安静地躺在这里漠视一切？

林子昊闭上眼睛，那些固执的、任性的、模糊的、暧昧的、游离的意境，将他和意念中的王丽紧紧包裹。躺在这空寂的卧室里，他忘记了自己身在何方，只隐隐感到黑暗的降临，面对这一切，他无能为力，只能屏住呼吸，任凭夜色淹没他的头顶，踏过他的躯体。

寂寞的男人，躁动不安的年龄，事业、生活逐渐地安定，心理怎么能不渴望一种从未有过的刺激和快感呢？

晨曦覆盖着房间里每一个晦暗的角落。寂静无声。

林子昊从梦中醒来之后，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眠。眼前和脑海中总是闪现着王丽的影子。他索性从床上起来走到客厅，点燃了一支烟，蓝灰色的烟雾缓缓上升，烟头的那一点暗红却是灼热的，就像暗藏在他心底的微微涌动的欲望。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林子昊突然记起这两句古诗，心里泛起一阵怪异的冷笑，他走到厨房冲泡咖啡的时候，不禁打了个寒战。也许这就是“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吧。

从厨房冲了一杯咖啡回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茶几上凌乱地摆满





了前天晚上他和王丽喝完的空酒瓶和饮料罐，吃剩的饼干、面包、巧克力，以及看过的《联合晚报》、《海峡时报》和几本时兴的杂志。林子昊在茶几上挪出一点位置把咖啡放下，略显疲惫地仰面躺在沙发上。

王丽确实是个不错的女孩子。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头脑聪颖，心地善良，活泼直率，性格开朗。同时还很会讲故事，昨晚她给林子昊讲了很多他们医院里的事情，把林子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林子昊还沉浸在回忆与遐想中，“吱”的一声，王丽的屋门开了。林子昊睁眼望去，看到王丽披散着头发，眯着还有些惺忪的睡眼，手向上提着滑落的裙子吊带从屋里走了出来。

当她看到林子昊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时，突然怔住了。

“您起这么早啊？大哥。”她停在她的门口。

“哦，今天起早了。”林子昊似乎突然不知道如何回答。

“怎么，睡不着啊？”王丽从她的睡意中恢复了正常，一边走过来一边说。

“没有啦。”林子昊支吾着，用了一句典型的新加坡华语回答。

“是不是想女朋友了，睡不着啊？”王丽调皮地微笑着说道。

“没有啦，是想你……”林子昊也许还神志不清，也许是实话实说。

“想我？”王丽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睁得很大，似乎不解地看着他。

“不，是想你昨晚讲的故事啦！”林子昊赶忙岔开了话题。

“哦，OK，我要上卫生间了，等一下我再给你讲个笑话。”王丽边说边急忙地走进了卫生间。

随即，卫生间里传出一阵急促的水流声，那清晰、撩人的声音使林子昊更想入非非了。

王丽从卫生间里出来，林子昊从茶几上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装作若无其事。

“哎，大哥，也帮我冲一杯咖啡好吗？我先去梳洗梳洗。”王丽说着回到她的屋里。

林子昊为王丽冲好咖啡坐回到沙发上，王丽也梳洗好走出了房间。她今天改变了发型，平时只是把头发往后梳起而绑扎成马尾似的发型，现在却长发飘逸，别有风韵。她换了一件浅蓝色低胸连衣短裙，身材玲

珑，露出胸前一片雪白的肌肤，真的让林子昊陶然欲醉，怦然心动。

这时，王丽向着林子昊走来，虽然她不施脂粉，但脸颊白皙，恬美清纯。她走过林子昊的身旁，仿佛一股幽香飘过，令林子昊沉醉。之后，王丽落落大方地坐在林子昊旁边的沙发上。

“谢谢你，大哥。”王丽端起林子昊为她冲的咖啡，喝了一口。

“怎么谢我？”林子昊从恍惚中稍作镇定。

“待会儿，我给您做早餐。”王丽喝着咖啡说道。

“你今天不上班？”林子昊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在新加坡，通常他们上班都不在家里吃早餐，一般都是在外面的小贩中心吃，新加坡有很多这样的地方。早餐时分，人头攒动。

“大哥，你今天是怎么了？今天是 Public Holiday，都放假了。”

“哦，开斋节。”林子昊恍然大悟。

“对呀，马来人过年，我们也跟着休息。”王丽显出一种得意的神情。

在新加坡要过四个年。华人过年是春节，马来人过年是开斋节，印度族过年是屠妖节，还有圣诞节后的新年元旦。

“哼，还说带我去马来村看灯呢！连今天放假都忘了，都不把人家放在心上。”王丽那娇艳的小嘴翘得好高。

“I am sorry! OK，今天放假，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去。”

“对，还有……”王丽欲言而止，低头显出一脸的娇羞。

“还有什么？”林子昊关切地问。

“能不能用你的电脑帮我注册一个 MSN？”

“当然可以！”林子昊答应得很干脆。

“大哥，你真好！”

王丽抿嘴一笑。喜悦的脸像绽开着的绚丽的花朵，一抹青春的光彩在她的身上流溢。

4

王丽喝完了林子昊为她泡的咖啡，将杯子放在茶几上。头往后一摆，将飘逸的秀发甩向后面，然后，又抬起双臂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把飘在



额上的几缕发丝捋在耳后。

“怎么样，我再给你说个笑话。”王丽对林子昊嫣然一笑。

“好啊！”

“有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到医院去看医生。”

“又是你们医院的事情？”

“不是啦。”

“Then？”

“医生给她做了详细的检查和化验。然后面带笑容地对这女人说，‘太太，告诉你个好消息。’女人说，‘什么太太、太太的，我还没有结婚呢！’医生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便说，‘小姐，那我告诉你个坏消息。’”王丽讲故事不仅语言生动，而且语气十分逼真贴切。

“哈哈…未婚先孕。”林子昊一边笑一边说。

王丽也笑了，不过她笑得带着娇羞，带着腼腆。

当他们吃完早餐，坐在餐桌边喝咖啡的时候，王丽突然问道：

“大哥，我觉得你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

“没有啦！”

“前些日子陈静还曾经问我，怎么就没听大哥提过他的女朋友？”

“我没，没有女朋友。”林子昊说话的时候有点心虚。

“陈静还说大哥长得一表人才，又是搞IT的，像你这样的帅哥一定有很多女孩子追。”

“好啊，你们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不是啦，关心你嘛。”

林子昊把咖啡端起又放回餐桌上，停顿了一会儿。

“说实话，我过去是有女朋友，但她去了美国后我们就分手了。”

“哦。”王丽答应了一声，之后似乎脸上有一抹忧伤掠过。

“那你呢？王丽，你有男朋友吗？”

“跟你一样，也分手了。”

之后他们谁也没再说什么，屋里是一片沉寂。电视里正在播放什么“搞笑行动”。

林子昊将杯子里的咖啡一饮而尽，从餐桌边站了起来，走过去关掉

了电视。

“来吧，我们来上网吧。”林子昊一边走向书房一边对王丽说。

王丽抬起头朝他看了一眼，嘴唇轻咬，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便起身跟他走了过来。

林子昊打开电脑，打开 MSN 网址。然后就由王丽操作了。

林子昊让她坐在电脑前的椅子上，他另外拉了一个凳子坐在她的身旁。王丽挺了一下胸脯，往后理了一下头发，把双手放在键盘上。林子昊看见王丽的双手好美！那是一双白皙的手，十指纤巧而柔软，清柔的手背上仿佛闪烁着乳白色的光泽。

王丽在注册页面填写她的名字“wangli”，被告知已被使用。之后她又换了几个名字，都没有成功。

这时王丽转身朝向林子昊，毕竟他们靠得太近了，林子昊能感到她呼吸的气息，这使他忽然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大哥，你给起个名字吧。”王丽望着林子昊，等着他开口。而这时的林子昊，忽然有点心慌意乱。以往与众多女孩的交往，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到如此惶恐不安。

也许王丽那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他的失态。她微微地笑了。

“哦，哦？”林子昊支吾着。

王丽那微微的一笑使林子昊感到一丝的尴尬。他不清楚那是在嘲笑他，还是欣赏她自己。他顿然觉得自己好像被汹涌而来的激情淹没。像一个沉溺在水中的人，无法呼救，只有挣扎。

“名字不成功啊。”王丽低着头，伸手把领口往上拉了拉。

“哦。”林子昊把眼睛转向电脑屏幕，他在极力保持头脑的镇静。

“咳，王丽这名字在中国太多了，我看你用个代号吧！”

“你说用什么代号？”

林子昊思考片刻，说：“现在我们在新加坡，这是座花园式的城市，嗯，就叫做‘南洋花’吧。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好，听您的，我成一朵花了。”王丽风趣地一笑，便扭过身去敲动键盘，在名字框里打上了“nanyanghua”，然后进入。这时屏幕上显示：注册成功。



“哇，成功了！”王丽高兴地转过身来，兴奋和激动使她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林子昊的手。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接触，而且还是这样的贴近，林子昊清晰地看到她乳房的起伏，他更感到她手指的纤嫩和肌肤的细腻。林子昊的手臂微微有些颤抖，他的心跳在加快，仿佛已感到有些不能控制自己，心中有一种兴奋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期待。

也许孤男寡女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一种错误，林子昊和王丽终于没有逃脱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单独相处时会发生的一切。